

第四回 玉尺樓才壓群英

詞曰：

才須好，何女何男何老？十歲閨娃天授藻，直壓群英倒。溫李笑他纖巧，元白怪他潦草，繡口錦心香指爪，直個千秋少。

右調《謁金門》

話說廷臣得了考較詩文旨意，不敢遲慢。禮部便將考較事宜商量停當，奏聞朝廷道：

禮部為遵旨回奏事，謹將條定考較事宜，開列於後：

一考期，擬於七月初三。是日立秋，正才子賓興之候。

一考時，限辰時齊集玉尺樓，巳時考書法，午時考填詞，未時考詩，申時考文，酉時考古。先時而成者為優，過時不成者為劣。

一考書法，真、草、隸、篆各一紙。

一考填詞，宋詞、時曲各一闕。

一考詩，五言近體一首。

一考文，或論或賦，內科一道。

一考古，詰問往事三段，不多不寡，庶寸晷可完。

一出題，召翰林院官齊集文華殿，臨時擬上，御筆親定，走馬賜考。

一題文完，走馬呈覽，再發二題，庶無私傳等弊。

一監考，委司禮太監一員，並寶國一、山顯仁督同糾察，庶無後言。

一考後，除山黛幼女免赴，其餘俱至文華殿，聽候聖上親定優劣功罪，庶免虛傳妄報。

以上數款，俱考較事宜，謹遵旨條奏，乞聖明裁鑒定奪。

御批：條議允合，俱依擬。

旨意下了，周公夢即知會夏之忠、卜其通、宋信、穆禮、顏貴等同集寶國一私衙，商議道：「山家小女，我聞她前日朝見時，筆不停腕，而賦《天子有道》三章，古雅絕人，所以天子十分寵愛，恐與尋常浪得虛名者不同。列位先生，亦不可輕視。」寶國一道：「周老先生，如何這等說，莫說虛名，就是真才實學，一個十歲女子，能讀多少書，豈有轉勝似列位老先生之理！此一考較，立見其敗也。周老先生更何疑！何慮！而為此言？」宋信道：「若說考古做文，我晚生學疏才淺，實實不敢誇口。倘祇要做這五言八句的歪詩，我晚生遍遊天下，凡詩社名公，詞壇宿彥俱曾領教。無過是限韻，無過是刻燭，從未見笑於人。豈至今日而失利於弱女。我晚生一山人布衣尚且藐視，何況列位老先生金馬名卿玉堂學士，不必明日旗鼓相當而喪其氣，即此先聲所至已足令彼膽落閨中矣。」大家齊笑道：「宋兄之言有理。」寶國一道：「祇有一事可慮。」眾問：「何事？」寶國一道：「所慮者傳遞耳。雖說召學士糾察，也須大家覺察。臨考時或有疑難，彼此須互相提撥方不失利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商量停當，遂各個散去。

到了七月初三正日，山顯仁早在玉尺樓御書才女匾額之下鋪設龍案，焚香點燭。下面設三座。為司禮太監、寶國一並自己糾察之位。左邊西向設六坐，為周公夢等六人之位。右邊東向設一坐，為女兒山黛之位。各鋪筆、硯於上。打點端正，卻自在廳上等候。將交辰時，司禮太監趙公公早先到了。山顯仁迎入敘禮未畢，各官陸續俱到。山顯仁侍茶，茶罷，因說道：「小女閨娃識字，過蒙聖恩，謬加獎賞，實傷國體。今辱寶掌科白簡，亟賜追回改正，已出萬幸。不意聖心不肯模糊，欲明正小女虛假之罪，又勞列位老先生賜教。小巫豈折大巫，固不必言。但以閨中乳臭，而與翰苑大臣逐詞壇之鹿，其褻瀆之罪，又當何如！」周公夢道：「晚生陳腐迂儒，本不當唐突令媛闈苑仙才。但辱寶掌科薦剌，又蒙聖上詔遣，故不得已應詔而來，實惶愧不安。」

寶國一此時，要謙不得，要讓不得，要爭論又不得，祇老著臉默默不則一聲。祇有太監趙公公笑說道：「列位老先生，太謙也不中用，譏諷也不中用。既奉旨來了，祇是早早去考較詩文罷了！」眾官都說道：「有理。」遂一齊起身，山顯仁就邀入玉尺樓來。

眾官上得樓一看，祇見正當中上面懸著御書「弘文才女」一匾，下面焚香點燭，四邊坐位擺得端端正正。眾官正打帳序坐，山顯仁乃說道：「御書在上，臣子例當展拜。但在老夫私第，又係特賜小女，在御書則重，在老夫與小女則輕，還是該拜不該拜，請教寶掌科與趙公公，無使朝廷聞之，謂我輩失禮。」寶國一欲說不該拜，又恐得罪朝廷；欲說該拜，又恐折了銳氣。躊躇不定，掙得滿面通紅。又是趙公公說道：「御書在上誰敢不拜。老太師怎麼替萬歲爺謙起來？」山顯仁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可鋪氈。」祇說得一聲，左右已將紅氈條鋪在樓板上。早有府中掌禮人唱喝排班。寶國一與周公夢等面面相覷，然事已到此，無可奈何，祇得敘位而拜。拜罷，山顯仁又指著座位道：「這座位，據學生之意雖是這等擺設，不知可該如此？」眾官道：「禮宜如此，老太師所設不差。」山顯仁道：「既不差。」因吩咐左右道：「可請小姐出來，相見過好就座。」

左右去不多時，祇見內閣中一二十個侍婢簇擁小姐出來。山顯仁道：「小女見列位大人本該下拜，恐怕反勞動大人，祇常禮吧。」眾官俱道：「常禮最便。」小姐因走到正中，朝上深深拜了四拜。眾官俱立在東首還禮。禮畢方各各就坐。周公夢六人坐於東，山黛一人坐於西，趙公公、寶國一、山顯仁三人坐於下。坐定，一面獻茶，一面就著傳題員役飛馬入朝領題。

此時，擬題翰林官已在文華殿伺候。不一刻天子駕御文華殿。近臣奏言：「蒙詔玉尺樓考較詩文，將近巳時宜考較書法。」眾官遵旨，走馬領題。天子命翰林官擬來，翰林官擬上：真書《荷蘭操》，草書《蟋蟀吟》，隸書《龜山操》，篆書《獲麟歌》，各一幅。天子依擬，又於題紙上御筆加四字道：「俱著默書」，付與近侍。近侍付與領題員役，飛馬打入玉尺樓來。

先是糾察趙公公、寶國一、山顯仁三人接著開看。看罷，即分抄二紙，一紙送與顏貴，一紙送與山黛。又各送錦牋四幅，原題供於龍案之上。題紙分送畢，山顯仁即命侍妾俱退。侍妾一哄散去，祇是山黛一人在座。山黛接題一看，不慌不忙，即親手磨墨濡毫，展開錦牋，次第而寫。

卻說顏貴，乃是一個考選中書，字雖寫得幾個，卻不曾讀書，哪裏曉得《荷蘭操》、《蟋蟀吟》、《龜山操》、《獲麟歌》。

何物！見御筆「俱著默書」四字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心下猶想，我雖記不得，山黛一個小女子，她如何記得。大家不知，便好奏請底本。及抬頭一看，早見山黛從容容的寫了，急得他滿身上汗如雨下。急不過，祇得開口說道：「我晚生原係中書，祇管書寫，四歌實記不得，還求竇老先生與趙公公代奏。」

竇國一見第一考顏貴就寫不出十分著忙，就接說道：「顏先生也說得是，座中有記得四歌的，不妨抄出與顏先生寫了，再奏聞聖上可也。」趙公公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皇爺既批說默寫，誰敢抄出。若是私抄出便是背旨了。」竇國一道：「不是背旨私抄。但考字與考學不同，書寫之人焉能兼讀古歌？自當明將此情奏知聖上。但限時促迫，往返不及，故說先抄寫了，然後奏聞。」趙公公道：「若是兩家都記不得，便好奏請。倘一家記得，單為一家奏請，如何叫做考較。」

周公夢、夏之忠等若果是記得，或是明抄，或是暗傳也好用情。奈何總記不得，祇得假說。周公夢言道：「趙老公公所言有理，且看山小姐寫得何如，再作區處。」正說不了，祇見山黛已將真、草、隸、篆四幅寫完，對父親道：「四歌遵旨寫完，還是竟呈御覽，還是先請教過列位大人？」山顯仁躊躇未及答，趙公公聽見先笑說道：「山小姐倒記得，寫完了，妙耶！這不比封函奏章，大家先看看不妨事。」山顯仁遂令另設一張書案於正中，將四幅字擺列於上，請眾官出位同看。祇見第一幅上楷書《猗蘭操》是：

孔子歷聘諸侯，諸侯莫能任。自衛反魯，隱谷之中，見薺蘭獨茂，喟然歎曰：「蘭當為王者香，今乃與眾草為伍。」止車援琴歌之。歌曰：「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。之子於歸，遠送於野。何彼蒼天，不得其所。逍遙九州，無所定處。時人暗蔽，不知賢者。年紀逝邁，一身將老。」

第二幅草書《蟋蟀吟》是：

政尚靜而惡嘩，時魯政日非，孔子傷之，為作歌曰：「達山十里，蟋蟀之聲，尚猶在耳。」

第三幅隸書《龜山操》是：

季桓子受女樂。孔子欲諫不得，退而望魯龜山，以喻季氏之蔽魯也。歌曰：「子欲思魯兮，龜山蔽之。手無斧柯，奈龜山何！」

第四幅篆書《獲麟歌》是：

叔孫氏之車子鉏商，樵於野而獲麟焉。眾莫之識，以為不祥。夫子往觀焉，泣曰：「麟也，麟出而死，吾道窮矣！」乃歌曰：「唐虞世兮麟鳳逝。今非其時來何求？麟兮麟兮我心憂。」

眾官看了，見楷書如美女簪花，草書如龍蛇飛舞，隸書擅蔡邕之長，篆書盡李斯之妙，無不點首吐舌嘖嘖稱美。顏貴心下暗付道：「早是記不得，不曾寫還好藏拙。若是寫出來，怎能及她秀美，豈不反惹她一場恥笑！」便口也不敢再開。竇國一俱看得呆了。惟趙公公笑嘻嘻說道：「不但記得，又四體俱寫得精妙入神，真是個才女，難得，難得。快著人進呈，領第二題來。」左右卷好，付與傳題員役，飛馬進呈。

不半個時辰，早飛馬領了第二題來。山顯仁與竇國一、趙公公三人打開看時，卻是早朝、午朝、晚朝詞各一闕。仍前抄作二紙，分送二處。此時，穆禮見顏貴默寫不出十分沒趣，猶恐也是個難題，心下甚是彷徨。及題目送到，見是早、午、晚朝三題，頗覺容易，滿心歡喜，便磨墨拈筆，打點欲做。忽又想道：「用甚牌兒名好？」欲做《如夢令》、《長相思》、《憶秦娥》等詞，卻又不合時宜；想合時宜之名，卻又想不到。因又想道：「祇要做的詞好，詞名或可不論。」遂下筆而寫。尚不曾寫得三兩句，祇聽見趙公公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怎麼，山小姐完得這等快？奇才，奇才。大家來同看了好進呈。」再抬頭一看，祇見眾官已出席矣。穆禮自料一時做不完，便也起身隨眾而看，祇見一幅龍牋上面三個詞兒已寫得端端正正。依次是：

早朝：

雞曉明，殿角明星稀少。天上六龍飛杳杳，聖主臨軒早。雙闕雲霞縹緲，萬國衣冠顛倒。初日上昇紅杲杲，簾卷瞻天表。

右調《謁金門》

午朝：

中天紅日剛剛午，御當陽聖主。花磚鵲立，丹墀虎拜，共瞻九五。三勤晉接，稀聞晝漏，宣琅琅天語。停經賜食，分班染翰，自慚無補。

右調《賀聖朝》

晚朝：

九重向晏，北闕明星爛，天子勞宵旰。趨承環佩響，起伏火燈亂。勵政治，賈生前膝夜常半。夕陽牛歌旦，紅燭蒼生歎。君交警，臣交讚，久咨禁鼓動，遲出明河暗。君恩重，金蓮撤賜馳歸院。

右調《千秋歲》

眾官看了，大家驚歎，以為奇才，猶不為異。獨竇國一見第二題又被山黛佔先，愈加著急，卻又無力可助。趙公公早喜得打跌道：「好才女！好才女！快卷好進呈。」竇國一道：「須候穆老先生完了同進。」趙公公因回頭對穆禮道：「老先生佳作曾完了麼？」穆禮掙紅了臉道：「尚未。」竇國一道：「聖上原限午時考填詞，如今尚在巳時，不妨少緩。」趙公公遂走到穆禮座上一看，祇見草稿上纔寫得兩行，倒又抹去了一行。趙公公說道：「如此做來，尚早，尚早，如何等得。且將山小姐的進呈了，穆老先生完了再進吧！」便不由分說，竟付與傳題員役，飛馬進呈去了。穆禮欲待不做，恐惶得罪；欲要做完續進，莫說灑點早、午、晚詞意之美，萬不可及，即《謁金門》、《賀聖朝》、《千秋歲》三個詞名，已含蓄無窮頌聖之意，如何再做來。拈筆左思右想，愈覺艱難。

筆尚未下，第三道早又飛馬傳遞到了。趙公公三人看了，卻是《賦得立秋梧桐一葉落》五言近體一首，限秋、留、遊、愁四韻。此考是卜其通、宋信、山黛三人，遂抄寫三紙，仍前分送三處。山黛接到手，見是一首詩，越要賣才，便提起筆來草也不起，竟如風雨驟至，龍蛇飛舞。卜其通拿著題目，連限韻尚未看清，山黛早已寫完，送到正中案上。山顯仁看見，自也愛之不了，喜得眉歡眼笑。忙起身邀眾官同看。卜其通驚得滿身汗下，暗想道：「這丫頭怎這等敏捷，不知做些甚麼？」因擱下筆，不顧眾人，先走至案前去看。宋信還強著要做，當不得眾官俱已圍看。沒奈何，也祇得走到案前去看。祇見上寫著：

立秋日賦得梧桐一葉落，限秋、留、遊、愁四韻

萬物安然夏，悟心獨感秋。

全飛猶未敢，不下又難留。
乍減玉階色，聊從金氣遊。
正如衰盛際，先有一人愁。

卜其通看完，不禁拍案大叫道：「真才女，真才女！不獨敏捷過人，而構思致意大有三百遺風。」因回頭對竇國一道：「此殆天授，非人力所及也，吾甘拜下風矣。」竇國一聽了目瞪口呆，開口不得。宋信還打帳說甚麼，趙公公早笑道：「還是卜老先生肯服善，快進呈，快進呈！」說不了，傳題員役早接了飛馬而去。

第四題該到夏之忠了。夏之忠見三人垂頭喪氣，自暗思道：「他們外官輸了，尚獨自可。我一個翰林院，若做不過她，明日如何典試？」又想到：「詩詞小道，小女兒家或者拈弄慣了，做文難道也能如此？」正想不完，第四題早已傳到。打開看時，卻是一篇《五色雲賦》。夏之忠又驚又喜，喜的題目難，她女兒難做；驚的是題目難，自做吃力。自且不做，先偷眼看山黛如何。祇見山黛提著一管筆，如兔起鶻落，忽疾忽徐，欣然而寫，全無停擱苦思之態。目不及瞬，早已有十數行下矣。自己著忙，再拈筆時，心先亂急，哪裏還有奇想，祇得據題平鋪。忽忽忙忙，尚鋪不到半篇，而山黛之作又報完矣。

此時，眾官見山黛一小女子，揮灑如此，俱忘了考較妒忌之心，反歎賞以為奇。見完了，團聚而觀，祇見上寫著道：

五色雲賦

粵自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，而青黃赤白黑之氣，遂蘊釀於太虛中。而或有或無，或潛或見，或紅抹霞天，或碧塗霄漢，或墨濃密雨，或輕散青煙，或赤建城標，或紫浮牛背，從未聚五為一，見色於天。矧雲也者，氣為體，白為容。薄不足以受彩，浮不足以生華，而忽於焉種種備之，此希邁於古，而罕見於今者也。惟夫時際昌明，聖天子在位，備中和之德，稟昭朗之靈。行齊五禮，聲合五音，政成五美，倫立五常，出坎向離，范金白、木青、水黑、火紅、土黃之五行於一身。而後天人交感，上氣下垂，下氣上昇，故五色征於雲，而禎祥見於天下。猗歟盛哉！仰而觀之，山龍火藻，呈天衣之燦爛；虛而擬之，鏤金嵌玉，服周冕之輝煌。綺南麗北，彩鳳垂蔽天之翼；艷高治下，龍女散漫空之花。濯自天河，不殊江漢；出之帝杼，何有七襄。不線不針，陰陽刺乾坤之繡；非毫非楮，煙霞繪天地之圖。濃淡合宜，青丹相配。縹緲若美人臨鏡，姿態橫生；飛揚如龍戰於野，玄黃百出。如旌如旗，如輪如蓋，六龍御天上之鑿輿；為樓為閣，為城為市，五彩吐空中之蜃氣。初絢焉，呈卿慶於九重，既塊然，流豐亨於四海。落霞孤鶩不敢高飛，秋水長天為之減色。錦雞羞而匿影，山雉慚而藏形。他如奩盒膏脂，筐箱玉帛，莫不望而失色，比而減價。矧妖紅褻紫，安敢以草木微姿，而上分其萬一之光華。猗歟盛哉！是誠地天昌泰，國家文明，而一人流光，千古昭朗者也。臣妾，才謝班姬，學慚謝女，剪裁無巧，雕繡不工。瞻天仰聖，雙眼有五色之迷；就日望雲，寸管窺三才之妙。此蓋天心有眷，上降百福之祥，下獻無疆之瑞。謂臣言不信，請遠質古媧之靈，近征當今之聖。謹賦。

眾官纔看女媧起句，便吐舌相告道：「祇一起句，便奇特驚人矣。」再讀到「彩鳳垂蔽天之翼、陰陽刺乾坤之繡」等句，都讚不絕口道：「真是天生奇才。」及讀完，夏之忠連連點頭歎服道：「王子安《滕王閣序》，未必敏捷如此，吾不得不為之擱筆也。」趙公公見眾人甘心輸服，大笑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還是萬歲爺有眼力，快進呈！」

此時，祇有竇國一臉上紅一塊，青一塊，默默無言。賦傳遞去，趙公公因問左右道：「今是甚麼時候了？」左右回道：「午未未初了。」趙公公因對眾人道：「若論時候，尚未為遲，列位老先生還是做也不做？」夏之忠、卜其通同說道：「學問才情矯強不得。此時若要成篇，也還容易。祇恐成篇，終不及山小姐詞意秀美，倒不如見聖上認罪罷了。」趙公公道：「轉是高見，皇爺倒不計較。」

正談論未完，忽第五題又到了，上寫是：

問太虛一點何物？伏羲二相何民？
海上三神何首？商山四皓何老？
漢五陵何地？湯六禱何事？
竹林七賢何賢？穆王八駿何馬？
香山九老何人？蕭後十香何詞？
俱著詳書

題目分開，周公夢接了一紙看時，事跡雖都知道，但要一一還個清白，卻是記得不真。有寫得一件，忘記兩件的；有記得三件，忘記五件的。想來想去，畢竟記得不全。不期才慧實是天生，山黛一個小女子，偏記得清清白白，逐款填寫分明。因對眾說道：「詩賦係各人才情，不妨共見。此不過記誦之學，若大家看明，便非考較之意。」趙公公聽了，便說道：「小姐說得有理。但不許周老先生看就是了，我們眾人看看不妨。」

山黛依命送出，眾官圍繞而看。祇見上面已將所問十事，概括做一首七言古風道：

太虛一點原無物，二相初求自伏羲。
上相共工先獨立，相皇下相共為之。
三神山首蓬萊島，方丈瀛洲俱縹緲。
東園綺裏夏黃公，用裏先生稱四老。
五陵佳氣何日無，長陵馬走安陵途。
茂陵風雨相如病，陽陵平陵多酒徒。
政不節歟民失職，女謁盛兮崇宮室。
苞苴大行讒夫猖，桑林六事禱何亟。
七賢久矣醉劉伶，阮籍猖狂總不醒。
鑽李笑戎嵇鍛柳，阮咸向秀眼還青。
惟有先公稱大志，手掌鈴衡日啟事。
穆王八駿幾時還，白兔黃駝隨赤驥。
驪駟駟日追風，山子撓渠電掣空。

況是盜驪飛捷足，瑤池萬里遠留蹤。
香山九老居易一，鄭據吉敗魚謨狄。
劉嘉張渾過蘆真，胡景盧真九老畢。
君王若問十香詞，公事公言不及私。
敢以回心裙帶事，瀆陳堯舜聖明時。

眾官看了，無不驚異道：「著作之才，又敏捷絕人；淹貫之學，又賅詳如此，真不愧女中才子矣。」周公夢見眾人讚揚，便也離席說道：「我學生實記不全，願作輸了。既山小姐寫完，敢求一觀。」趙公公道：「既算輸，便請看看。」周公夢看完，滿口稱許道：「真才女！真才女！我輩不如也。」趙公公因問甚麼時候了，左右回：「未時了。」趙公公道：「考較已完，須遵旨回奏。此題也不必傳遞了，我們自同奏上吧！」

周公夢對夏之忠等說道：「才學矯強不得，我們既考較不如，須面聖認罪，不必強辯，以觸聖怒。」夏之忠等俱道：「周老先生所教最是。」遂一齊起身要行。祇見竇國一攔住道：「列位且慢行，事有可疑，還須考究。」眾官驚訝道：「有何可疑，又要考究？」祇因這一考究，有分教：

才上添才，罪中加罪。

不知竇國一考究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